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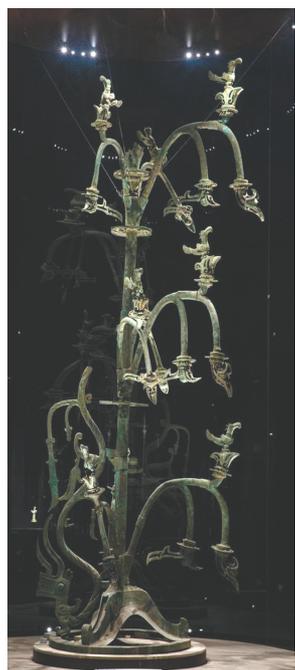
王明珂教授



我们为何会对三星堆感到惊讶？ 源于蜀人对历史的“遗忘”



日前，四川广播电视台六集大型考古纪录片《又见三星堆》在央视纪录频道、四川卫视播出，全景记录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现，引发关注。三星堆近年来一直是热点话题，4月中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王明珂，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以“三星堆考古引起的反思”为题的讲座。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再惊天下”。对于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在学术讲座中，王明珂教授给出了答案。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 新华社发

壹

为何令人惊讶？ 蜀人对本土历史的遗忘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考古大发掘以来，三星堆文化一直与“神秘”一词捆绑在一起，有人说它是未被考古证实的夏朝文化，有人说它是西方外来文明，还有人说它是外星文明，网络上充斥着“三星堆为何不敢继续挖了”“三星堆为何不敢深入研究”“三星堆背后的恐怖”“三星堆埋藏了多少秘密”之类话题。

毫无疑问，考古人员让我们知道了一个真实的过去。面对真实的过去，我们的反应却是惊讶、不安，这背后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王明珂教授看来，三星堆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惊讶甚至不安，是因为三星堆作为一个“异类”（他称之为“异例”，即一种反常现象）出现，“它违反了我们的历史知识理性，撼动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历史知识理性从何而来？它与我们的身份认同又有何关系？”王明珂教授提出了疑问。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存在中原中心主义或中原核心论的偏见。在核心与边缘的历史叙事中，以炎黄一系的华夏居中（中原或中国），而包括巴蜀在内的四夷，居于华夏边缘，受到主流的影响，也被认同或自我认同为炎黄支脉。王明珂教授以《华夏边缘》一书著称，他认为蜀作为华夏边缘之域，遗忘本土历史记忆，接受中原文明的历史知识理性，其策略有三：

策略一，直接否定及遗忘本土蚕丛、鱼凫等“英雄祖先历史”。如《华阳国志》记载：“其君



青铜立人像。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蜀地上古的历史没有听说过，一笔勾销了，称五帝以来也属于炎黄支裔。

策略二，将“历史”转变为神话。如《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有些版本作“左衽”，误），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

化去。”把本土残存的历史记忆放进神话中，这就切断了蜀人与历史记忆的关系。蚕丛及鱼凫，仿佛都不是蜀人的历史。

策略三，重新建构“本土历史”，并将之纳入时人相信的历史中。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开篇记录了古蜀国源于黄帝支系：“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圉。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周失纲纪（春秋），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七国称王（战国），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华阳国志》将古蜀的历史纳入主流历史中，与春秋战国的历史一一对应，这些认识构成了我们对古蜀的历史知识理性。

蜀人在华夏认同的历史知识理性下，“遗忘本土英雄祖先‘历史’，接受古蜀帝王为‘黄帝后裔支庶’之说。”《华阳国志》及其为典范的历代方志，“延续了汉晋时期以来本地人对三星堆文化以及蚕丛、鱼凫等英雄祖先（无论二者有无关联）的遗忘”。“也因此三星堆文化出土时，真实的过去让人们普遍感到惊讶，也让人们想办法来‘驯化’它，把它纳入我们熟悉的认知体系中。”王明珂教授解释。

贰

如何化解“惊讶”？ 重新书写我们的族群历史

一般来讲，一个不符合我们的知识理性的“异类”出现后，我们通常会把它驯化、化解。王明

珂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例如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像狗又不像猫的动物时，科学家们会找出一大堆理由把它归到狗这一类或猫这一类，使大家都满意。

“我们如何驯化一个生涩的真实过去？”

对于三星堆文化，为了将这个异类驯化，以符合我们的知识理性，“人们会称之为‘外星人文明的遗存’，将它变为当代神话，类似于汉晋时期本地人把蚕丛、鱼凫神话，而且同样是切断当代人与它的关系。”

人们还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论证它符合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将它纳入我们熟知的历史”，和汉晋人将古蜀历史纳入主流历史一样。

还有一些人会“以出土物印证新的历史记忆，重新书写族群历史”，就像《华阳国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当今也有一些人将三星堆文化与羌族或彝族的历史联系起来。

在严肃的考古学术界，通过三星堆考古发现“重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三星堆被视为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的又一佐证。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并未脱离中原文化系统，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印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明珂教授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在满天星斗后有一个月明星稀的过程。”他认为，“星光并未消失，只是被月光掩盖了。”有的文明衰亡，有的文明持续发展。在中原文明持续发展过程中，周边的文明逐渐消失，三星堆文化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原文明影响。

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中西交融 漆器盛宴 成都首个漆器专题展名家汇聚

漆之世界，千文万华。来自全国各地的漆艺精品，记载国外与成都制漆“漆缘”的杰作，正在一场漆艺盛宴上展出。

4月27日起，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成都市文化馆与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主办的漆器专题展《髹漆与共——中外名家漆艺联展》在成都市文化馆（新馆）4楼“大家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是近年来成都首次以漆为主题的专题展，共展出200余件作品。其中既有来自成都漆艺大师的作品，也有来自黑龙江、广东、陕西、甘肃、山西等地漆艺手工制作的精品。除此之外，日本、法国、



黑底雕锡填彩仿敦煌凤鸟纹宝盖盒。



朱红雕锡丝光仿敦煌凤鸟纹宝盖盒。

俄罗斯的名家作品，在现场也有展出。

成都漆艺作为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的项目，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全国乃至国外的漆艺家、爱好者相聚。他们因漆而遇，以漆固交。本次展览策展人张晶明介绍，展览共分为“千文万华”“漆以固交深”“漆乐融蓉”“漆吾之居”4个篇章。展览将各地的漆器作品集合展出，展现漆艺在

不同地区、不同手艺人手中的不同魅力，同时既有耗费数年制作的重器，也有杯子、茶具等日常物件，拉近了观众与漆的距离。

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夏立军的蛋壳镶嵌漆画《桦林畅想》中，皑皑的白雪和笔直的桦树，让人在暮春的成都感受到了北国风光；广东阳江傅以周的《水云·陆号》，则选择“变涂”作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思考传统漆艺与当代漆艺的融合与转换问题，形成了

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日本漆艺大师大西长利的作品以“脱胎”的手法著称，圆润流畅的线条与中国传统漆器以木为胎、方正笔直的线条形成鲜明对比；千里迢迢从法国图卢兹来到成都“寻漆”，拜师漆艺世家邹小屏、吕树强夫妇的法国著名艺术家文森漆，让传统的技法得到了全新的表达，其用不同材质制作的作品《无题》，无声地传递出自然和谐之美。

在展览现场，封面新闻记者遇到了新生代传承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宋西平的女儿张丹。据她介绍，本次她也有作品参展，她制作的脱胎漆艺作品以及传统漆艺作品，与母亲宋西平、师傅大西长利的作品在同一展厅展出。

张晶明介绍，本次展览中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这就是宋西平花费4年左右时间，精雕细琢出的《十八礼佛图》。这幅作品长7.2米、高1.2米，本次展览为其首秀。另外，宋西平还有一对全新作品首次展出：观众可从这对朱红雕锡丝光仿敦煌凤鸟纹宝盖盒、黑底雕锡填彩仿敦煌凤鸟纹宝盖盒中，认识成都漆艺“三雕一刻”的精细工艺，以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创新精神。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